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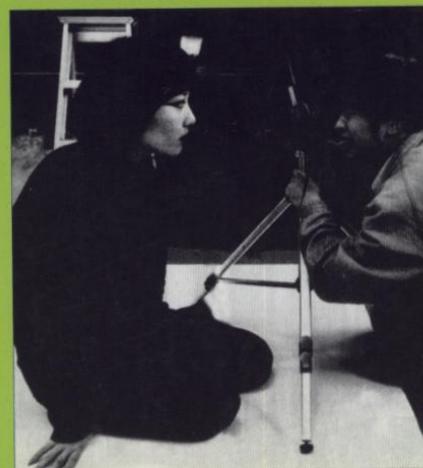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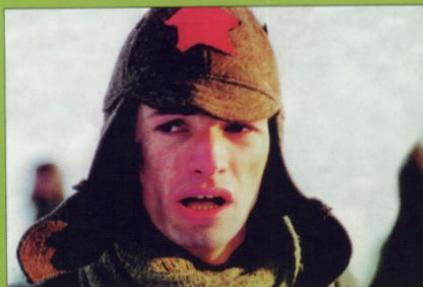


百象图摘

百象图摘

第4辑
山东画报出版社
(总第10辑)

零售价
¥3.60元



金庸笔下的京都胜迹◎林中八仙
加拿大华人女总督伍冰枝◎非洲婚礼风俗
让灵魂去歌唱——伟大的指挥家富尔特文格勒
一九三七年的时装沙龙故事
高矮一家亲



她们来了
「视觉诗人」冈特·兰堡◎爱的名画《春》
◎三十年代：艺术是什么
战胜迷人的蓝眼睛——谈保尔·柯察金的三次爱情
从男孩到男人◎时代在变 女人在变
俺也要当美女作家◎奥美拉的痛苦
面对艾滋病的的人们
拆——百年老街「波螺蚰子」◎「迷魂山」的神秘现象
◎他们怎么哭了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webmaster @ www.sdpictorial.com.cn

在崇尚消费与时尚的90年代，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把目光从艺术与现实转向市场，把制造高价、畅销的艺术消费品当作他们追求的全部光荣与梦想。当平庸的市场也开始厌倦艺术的平庸时，似乎在一夜之间，大家忽然都意识到了彼此的相似和个性的匮乏。于是，关于个性的叫嚣不绝于耳，为了追求个性、显示个性、制造个性，人们正变得日

益疯狂。在先锋艺术的多发地带北京，一位热心于艺术的青年王朝干脆把他正在编辑的一本先锋艺术丛书的主题定为“个性与疯狂”。

“个性”与“疯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涵盖90年代光怪陆离的先锋艺术？这是一个问题。90年代中国先锋艺术中的个性与疯狂究竟有多少真实性、现实性，有多少文化价值？这又是一个问题。也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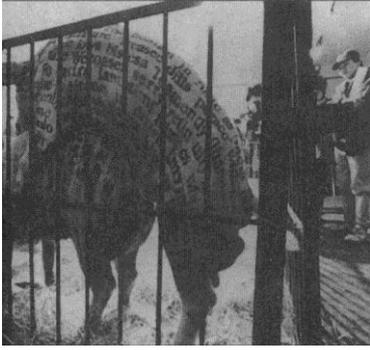
略回顾一下90年代中国先锋艺术中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个案，有助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1991年，张大力以哈林式的涂鸦方式将一个莫名的头像符号涂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1992年，邱乃壮撑开万把红伞，“走红”于中国大地。

孙平在广州艺术双年展开展之际，实施了以假乱真的发行股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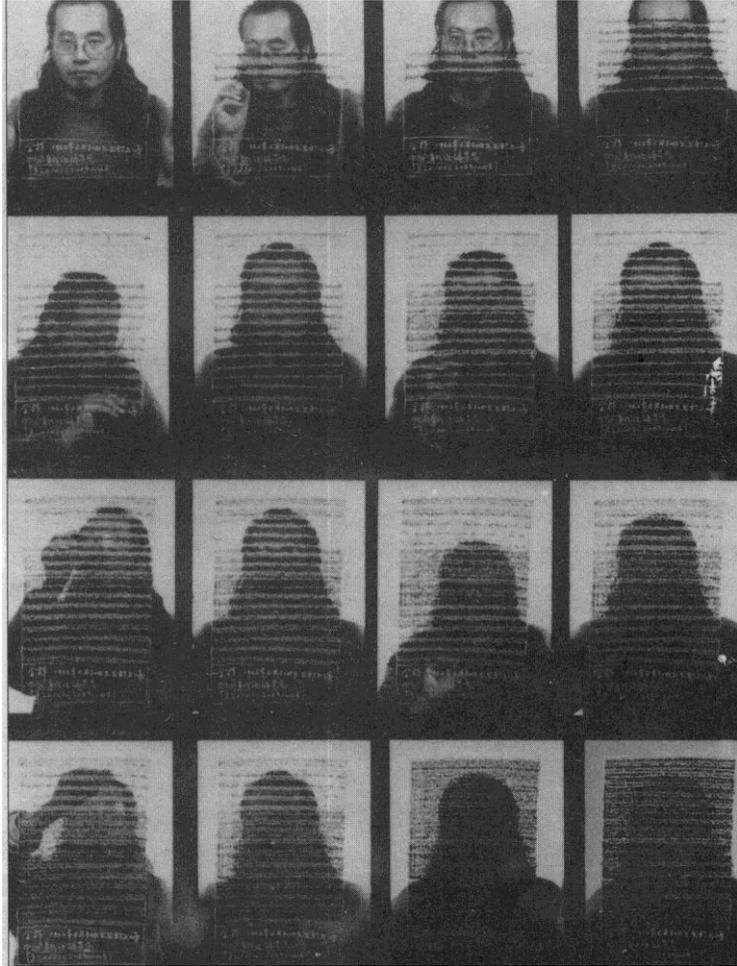




徐冰《文化动物》1994。徐志伟 / 摄

《为无名山增商1米》1995, 王世华、苍鑫、高扬、诅咒、马忠仁、张洵、马六明、张彬彬、段英梅、朱箕行为。吕楠 / 摄

金锋《我的形象的消失过程之二》行为·摄影 35 x 45mm | 6张
1998年在玻璃上书写身份证号编号 | 72行438遍, 时间 | 小时52分



为。

黄岩将拓印复制的毛像章、废墟、昆虫等各类物件的文本寄往全国。

1993年, 宋东在展厅内设置课堂, 请9个中学生阅读无字书。

1994年, 艾未未在自己院落里, 举起一只汉代陶罐, 平静地松开双手将陶罐摔成碎片。

张蕾在京郊用数千双一次性方便筷夹满一棵枯树。

朱发东身着后背印有“此人出售, 价格面议”的中山装游走于北京大街小巷。

苍鑫将自己亲手翻制的数百个

石膏面模摆满一地, 然后约众人随意践踏。

张洵赤裸裸地端坐在北京东村的一个肮脏的公厕里, 让身上落满苍蝇。

徐冰在展厅设置猪栏, 将一吨重的书籍置于其内, 然后把几头印有错乱的中英文字的发情种猪圈入交配。

1995年, 高氏兄弟在打造“大十字架”的间隙中, 沿天安门广场中轴线, 有军警尾随, 步行十字, 仰望天空寻找不明飞行物。

诅咒、苍鑫、马六明、张洵等男女八人, 在孔布的策划下, 于京

郊无名山裸身按体重由轻到重堆摞在一起，“为无名山增高一米”。

王晋、姜波、郭景寒在郑州一商厦前将千余种商品冻于冰块之中，砌成冰墙供群众破冰取物，以至哄抢。

1997年，赵兰狄实施置换中英国土行为。

1998年，金锋在一块玻璃前书写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直至将玻璃涂黑遮没自己的形象。

对于那些不了解现代艺术史，不熟悉先锋艺术的人们来说，这些行为还是不是艺术是大可怀疑的，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这简直胡闹，是哗众取宠。而对于先锋艺术家或了解现代艺术史、熟悉先锋艺术家的人们来说，自从1917年马塞尔·杜尚把一只小便器搬进艺术博物馆，被载入艺术史并被大书特书之后，还有什么不可以成为艺术呢！艺术有什么了不起？艺术不是一个既定不变的概念，恰恰相反，它是对既定价值观念的不断怀疑与反叛，是敞开无限的可能性的自由方式。以上这些受惠于杜尚和博依斯观念的行为作品，可以视为对于这种可能性所做的本土方式的探求、实验。

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尽管充满



张大力将莫名的头像符号涂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了强调个性、呼唤个性的喧嚣（这正说明了个性的匮乏），但真正意义上的个性还是如水中的火焰难得一见，迎面而来的仍然尽是一些故作疯狂的表演、对既定“个性”的模仿。人们好像还未意识到，对个性的刻意追求与崇拜同样是一种耻辱，是生怕自己无个性的不自信的表现，而这恰恰是实现个性的最大障碍，个性决不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所追求的价值对象。真正的艺术个性是艺术家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生命不可重复的精神特质，是独一无二的，与表演、模

仿、追求、崇拜及疯狂无关。个性之于艺术家，犹如尾巴之于猫，老是有意把尾巴翘得很高，或把尾巴当耗子追，都是可笑的。

至于疯狂，它常常被误会为某种天才的个性特征，以至佯装疯狂成为掩饰平庸，表演“个性”、的最庸常的方式。其实，疯狂与天才的距离和它与庸才的距离是相等的。疯狂与天才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凡·高不割掉自己的耳朵仍然是凡·高，庸才即使割掉自己的生殖器也仍然是庸才。无论是在艺术，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比追求疯狂更愚蠢更可笑可悲的了。

孙平《中国针灸c2号》材料：玻璃钢、银针、纺织品、银箔、印刷标签。高1 80cm，1996。



1999年4月，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空袭之际，北京的忙蜂酒吧内，一群艺术家在以美国国旗为桌布的餐桌上“享用”《鸽子全席》。王楚禹行为作品。



还是伟大的欧里庇得斯说得好“神要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艺术当然可以表现疯狂，但表现疯狂的艺术并不需要艺术家的疯狂。面对新世纪的到来，艺术如果不能给历经磨难的人类心灵以慰藉，那么至少艺术家还是不要增加这个世界的疯狂的好。